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平陽府志卷之六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八

起壬辰明神宗萬曆二十年盡
辛丑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凡十年

二十年春正月杖給事中孟養浩除其名

時在廷力爭國本舉國若
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其
語尤為近理士庶之子未
有年逾幼學而不就傅者
況皇子元良之重顧不使
與學親師而日與閹宦為
伍所損實多神宗惑于內
寵于養正育德之義概置
不問何怪乎光宗身處危
疑全無動忍一臨御而不
能自主也

辰壬

時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
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
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闈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
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
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更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于
是六科給事中鍾羽正舒洪緒陳尚象丁懋遜張棟吳
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及御史鄒德泳各具疏救俱譴責
有差而養浩疏有五不可之語帝愈怒謂養浩疑君惑
衆命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為民是時斥諫官十一人朝
士莫不駭歎然言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
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賈實孟養浩疏曰獻可甫
策等先後論諫咸被譴責賈實孟養浩疏曰獻可甫
字之誤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為有五不可元
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為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
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做帝宗社也下之無他矣
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諫陛下之無他矣

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遲回于豫教安知來歲
不游移于冊立是重啟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
根于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
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
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
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
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
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
還成命亟行豫教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李獻可
字克俞同安人鍾羽正字叔廉益都人舒洪緒通山人
陳尙象都勻人張棟字伯任崑山人吳之佳長洲人楊
其休青城人葉初春吳縣人鄒德泳字汝聖安福人董
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真定人陳禹謨仁和人李周策吳江人

三月博拜據寧夏反

博拜西部人嘉靖中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博拜伏
小草中得免來降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至帝卽位之
十七年博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
告警帝遣科臣巡九邊尙寶丞周宏禴以御史往寧夏
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併博拜義子布延等博拜雖告
老居恆多蓄蒼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畧鄭洛檄夏鎮調

發巡撫党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博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陳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博拜快快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党馨每裁抑之且欲覈博拜冒糧罪而以承恩強娶民女爲妾箠之二十布延文秀又以陞授事怨馨會鎮戍請冬衣布花月糧八勿給坐營江廷輔請給銀以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鋒劉東陽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博拜嗾之曰若輩任爲之遂羣哄不可制東陽者靖虜衛人素梟桀有異志于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爲衆所輕見衆驚懾不能彈壓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党馨急匿水洞索得刦至書院同繼芳戮之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維忠自縊死東陽遂自稱總兵聽博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布延左右參將挾慶王代請貲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制寵諭降東陽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垣拒守千戶陳繼武執

恒降徇中衛及廣武參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靡
惟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率兵渡河
欲取靈州又賸金帛誘套部珠爾圖等許以**質實**中衛
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明洪武三十二年置隸陝西都司靖虜衛明正統二年
置隸陝西都司後改隸固原鎮平虜千戶所在寧夏衛
北百六十里明洪武中置所城周四里有奇今平羅縣
屬寧夏府廣武營在寧夏衛西南百七十里與中衛接
界周宏禴字元孚麻城人黨馨益都人慶王帥鉉憲王
伸城王時憲王妃方氏建祠旌表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
人皆被殺賊平方氏建祠旌表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
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如薰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
女也謂如薰曰若為忠臣妾何難為忠臣婦盡出簪珥
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破。博拜舊
作噶拜布延舊作噶雲珠
爾圖舊作著力免今並改

王家屏罷

李獻可之謫家屏封還衛批力諫帝怒家屏引疾乞罷
帝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臣所
希者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
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

王家屏身為閣臣果知李
獻可貶謫之非自當正言
規諫乃前此緘默無語及
御批既下竟爾封還不受

實為非體大綵綸宣布奉
行自有成規若不能匡救
于未形而顯然抗違詔旨
則臣志日專而主威日替
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厥後
科臣效尤竟視封駁為常
事刑賞大柄幾不能操之
自上積習錮蔽國事遂漸
以淪胥明社之墟蓋其紀
綱固已先亡矣

夏四月總督河道尙書潘季馴罷

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
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矣帝益不
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于是求去益力詔馳傳
歸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慙直去國朝野惜焉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
衝沙築隄束水為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椿埽綜理
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質實**泗州大
水與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質實**水時城
中水三尺患及陵寢議者或欲開傳寧湖至六合入江
或欲濬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
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隄以廣洩淮之口季馴
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來陳于陞巡按高舉
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
其休請允季馴去因得請歸季馴于嘉靖四十四年總
理河道塞決口萬歷六年河決崔鎮復命季馴代吳桂
芳治之十六年復起總理河道凡四任治河

五月倭陷朝鮮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

三

倭酋平秀吉起人奴初隨倭關白信長爲信長畫策奪
二十餘州會信長爲其下所弑秀吉遂統其兵自號關
白刼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
師從對馬島逼釜山鎮時朝鮮兵久不習戰其王李昞
又涵酒廢弛島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
子揮攝國事已復走義州七月倭遂入王京刼王子陪
臣掠府庫入道幾盡沒旦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
于道廷議以朝鮮爲國藩蔽所在必爭遣行人諭昞以
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等
率師至戰死副總兵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
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經畧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
倭入豐德等郡兵部尙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
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
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執
禮甚卑行長紿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
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
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實實**關白倭國
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官名猶言
丞相對馬島方輿紀要日本國海曲部有伊岐對馬多
藝三島爲北境盡處釜山在朝鮮東萊縣南濱大海與
日本對馬島相望義州在平壤西北濱鴨綠江入道京
畿江原黃海金羅慶尙忠清咸鏡平安豐德郡在朝鮮

國城南屬京畿道大同江在平壤城東亦名大
通江平秀吉薩摩州人宋應昌字桐岡仁和人

秋七月免陝西逋賦

時以寧夏賊未滅防患當預全陝錢糧自十
四年至十八年一切舊欠帶徵盡行蠲免

八月詔天下督撫舉將材

令各省督撫官招選將材不必拘數務得真
才濟用無以虛文塞責仍嚴舉主賞罰之令

九月寧夏賊平

先是三月副總兵李昫奉魏學會檄攝總兵進剿統遊
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張奇扼賊南渡轉戰獲
賊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昫乃分兵渡河先
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惟寧夏鎮城猶為賊據會套部珠
爾圖等控弦三千騎至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以河
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與博拜為一家博拜文秀並易
服合兵攻玉泉急布延引珠爾圖攻平虜堡蕭如薰伏
兵南關佯敗誘之入伏兵射布延死套部遁出塞昫督
六路兵抵鎮城下賊東北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
卒列火車為營官軍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河賊

溺死者無算四月調麻貴爲副總兵帝復用石星言賜
學會尙方劍督戰御史梅國楨薦李如松忠勇可任遂
合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爲監軍又詔寧夏巡撫朱正色
甘肅巡撫葉夢熊協力赴之正色渡河督戰葉夢熊從
甘州攜神礮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
巡撫常居敬募浙兵千人自辦糗糧詔嘉其忠調赴寧
夏于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
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並逼城下
博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麻貴率參將馬孔
英先登赴敵逐博拜入城擒斬百七十人先是博拜與
套部深相結日夜從珠爾圖帳中商計調度至是入城
不得出套部不得博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國楨如松
統遼東宣大山山西兵麇集軍聲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楨
樹受降旗于城南然賊實無降意六月癸丑官軍用布
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爲礮石擊卻都司李如樟夜半
以雲梯上南城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
乘勢欲擁入城皆爲礮箭擊卻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
戚欽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爲內間夜半四面烽火
並舉城下兵趨上而譙樓火蚤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
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外兵行未中道欽復亟
眺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縛趙承光戚欽等殲之然
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益喪矣七月給事中許子偉劾

總督尚書魏學會惑于招撫罷秩被逮命葉夢熊代之
賜劍如故遂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
塔諸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釜
底遂遠城築隄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先是博拜遣養
子克埒該出求援于珠爾圖松詞知狀追斬之并其從
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已而套部仗圖賴與巴什圖合
部落三萬先犯定邊小鹽池別遣宰桑以萬騎從花馬
池西沙湃口入為博拜聲援麻貴等分擊之遊擊龔子
敬力戰死然套部竟解散去賊援絕官軍乃決大壩水
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城東西崩百餘丈賊數出兵
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饑民擁賊求招安九月己未參將
楊文將浙兵至苗兵莊浪兵俱至後五日水浸北關城
崩南關薛永壽等約內應官軍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
許朝果趨北關鑿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掩南關
總兵牛乘忠年七十賈勇先登遂畢登夢熊入城勞苦
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氣盡奪乃急繼張傑下城懇貸
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問時
承恩雖求撫猶據其大城墻門斷塹守益固有賣油李
登者跋而助負畧歌于市曰癰之決而狃于瘡危巢
不覆而合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
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博拜有安塞功今
與鼠輩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之所使以登殘民

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劉許自
贖卽不聽願死麾下承恩猶豫許之登趨而出間道詣
東陽朝亦各致劄曰將軍奈何與人嬰禍且鎮卒幾何
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鬪羣鷄所恃不過套援
不記演武臺上彼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爲貴智者以能
審時度勢轉禍爲福也東陽朝亦心動自此互相猜疑
官軍圍愈迫東陽朝遂誘殺承恩黨士文秀承恩亦用
其黨周國柱誘東陽朝殺之開門降于是李如松楊文
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一城遂定北樓火起李
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承恩方
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
兵圍博拜家博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
眾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博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
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博拜首生得博拜中子承
寵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
慰宗室士庶寧夏平俘承恩等至京師磔于市學曾被
逮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官致仕葉夢熊朱正色梅
國楨各予世廕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差。先是學
曾欲招劉東陽許朝使殺博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
往學曾留固原十日以俟之得新旋被害帝責學曾玩
寇時李昫渡河又稍遲官軍再失利學曾前上疏請令
監軍無與兵事帝爲飭國楨如其言國楨頗憾之及國

重資格而輕武途自是故
明陋習自張居正振飭邊
備假以事權稍有起色隆
萬之間如譚綸俞大猷戚
繼光輩頗能以功名自顯
然文武本自殊科果其將
畧克嫻自足克敵致果若
依附文墨專以緩帶輕裘
雅歌投壺為尚其流弊猶
有極耶繼光如薰以詩名
延納賓士甚且用軍府之
賢揮霍無忌其得免債帥

偵至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為學曾罪又言北寇
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學曾匿不以聞帝遂怒逮學
曾至京學曾逮而水決城壞諸將畢登上捷奏夢熊正
色國楨各廕世官如松功第一學曾任事勞勩灌城招
降之策本其所謀及宣捷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力為學
曾解國楨亦上疏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
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
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曾被逮時三軍兩泣夢熊
亦推功學曾帝不聽既而復官居家數年卒肅如薰時
以功授世廕妻楊氏亦被旌如薰為將持重後更歷七
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既成薰為將燧少警輦下視鎮
帥為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
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文士傾貲結納取足軍府
如薰亦能詩士趨之若鶩賓座常滿妻楊氏繼妻南氏
皆貴家女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軍中悉苦之如薰莫
能卻也一時風會所尚諸
邊物力為耗識者歎焉
十里觀音湖在寧夏府西北九十三里紅花渠在寧夏
府南五里沙湃口在寧夏府西北李剛堡在寧夏府平
羅縣南麻貴大同右衛人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李如
松字子茂成梁子朱正色南和人葉夢熊字男兆歸
善人許子偉瓊山人○克埒該舊作克力蓋今改

之誅幸矣一時豔稱風會
豈堪復問

冬十月以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

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勤以十二月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儉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明年正月次肅寧館行長以爲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爲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北壯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其東南軍少卻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如柏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于礮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柏復開城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旣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開城如松令諸將分據要害聞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乃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旣敗衄氣大索應昌亦卽欲休息于是

巳癸

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
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營官軍不
敢擊倭結營釜山為久留計時兵部尚書石
星力主款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
平壤西北開城屬朝鮮京畿道碧蹄館在朝鮮國城西
龍山在朝鮮國城東南李如柏字子貞如梅字子清皆
成梁子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合元子
與兩弟且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
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
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
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
儀于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給事中史孟麟等
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臯張位
請追還前詔帝不從既而諫者益眾岳元聲顧允成等
十餘人遮錫爵于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
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
二三年
舉行
質實
子常浩周端妃生羅萬化字一甫會稽人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岳元聲字之初嘉興人顧允成字秀時無錫人

夏六月詔天下每歲夏月錄囚減釋輕繫

刑部奏犯法愚民何處不有而冤民亦何處不有請于巡按每歲審錄外再立澄清因囹之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為撫按會疏之例方春時和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按察司居省會即審省會之囚守巡道有分土即審各道之囚皆親身巡行不得調審州縣為諸囚累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真罪當照舊監候其中有死罪矜疑軍徒杖笞情可原有者許各詳撫按無按會疏以請疏期勿過夏月罪輕徑自發落重罪聽部覆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庶天下郡縣無一不結之囚從之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鑰罷

銓曹舉職惟在守法奉公使胥吏不能高下其手庶得守官之正若史所稱選人之權或歸之政府或散諸九卿一似攘奪轉移惟勢是視此復成何政體至

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為尚書稍自振飭至鑰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鑰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鑰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鑰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

卿寺大僚久應簡在帝心
列名上請猶為循用舊典
乃當日孫鑰等大計專擅
去留不稟上裁而張位等
又欲以大缺各舉所知俾
九列皆參其議蓋由明季
君臣睽隔官聯之賢否茫
然莫辨轉不得不以魁柄
授人深可歎也

彗星見紫微

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志臯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
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
臣皆憾會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郎中楊于廷主事
袁黃鑰議留淳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遂劾南星專權
植黨貶南星三秩鑰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左都御史
李世達以己同掌察上疏為南星訟不聽于是僉都御
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等交章論救而員外郎賈實
陳泰來言尤切帝怒斥南星為民泰來等皆被謫賈實
孫鑰字文仲燧之孫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呂允昌餘
姚人虞淳熙杭州右衛人楊于廷全椒人袁黃嘉善人
劉道隆潛江人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王汝訓字古師
聊城人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

七月三日乙卯彗星見東井二十三日乙亥逆行入紫
微垣犯華蓋星大學士王錫爵密奏臣連夜仰觀乾象
見彗星已入紫微垣臣聞古帝王禳彗之法或改張新
政或更用新人一切以除穢布新為義若彗入紫微垣
王者之官則其咎乃在君身必非區區用人行政之間
所能消弭竊為天子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臣
以為方今禳彗之第一
義無過早行冊立之典